

集部

滹南集卷十

金 王若虛 撰

史記辨惑

採摭之誤辨下

左傳昭公二十年十月齊景公疥遂痁期而不瘳梁丘據與裔款言於公曰吾事鬼神豐於先君有加矣今君疾病是祝史之罪也盍誅祝史晏子不可曰民人苦病婦人皆詛祝有益也詛亦有損雖其善祝豈能

勝億兆人之詛十二月晏子侍公於遄臺梁丘據馳而造爲飲酒樂公曰古而無死其樂若何晏子曰古而無死則古之樂也君何得爲昔爽鳩氏始居此地季前因之有逄伯陵因之蒲姑氏因之而後太公因之古若無死則爽鳩氏之樂非君所願也二十六年冬齊有彗星齊侯使禳之晏子曰無益也衹取誣焉天道不諂不貳其命若之何禳之齊侯與晏子坐於路寢公歎曰美哉室其誰有此乎晏子曰敢問何謂也

公曰吾以為在德對曰如君之言其陳氏乎列子曰景公游於牛山臨其國城而流涕曰美哉國乎鬱鬱芊芊若何去此國而死乎使古無死者寡人將去斯而何之史孔梁丘據從而泣晏子獨笑於傍公曰寡人今日之遊悲孔與據皆從而泣子之獨笑何也對曰使賢者而常守之則太公桓公常守之矣使有勇者而常守之則莊公靈公常守之矣數君者常守之吾君方將被蓑笠而立乎畎畝之中惟事之恤何暇

念死乎則吾君又安得此位而立焉以其迭處之迭去至於君也而獨爲之流涕是不仁也見不仁之君見諂諛之臣臣所爲獨竊笑也史記齊世家襍取二書之說云魯昭公三十二年彗星見景公坐柏寢嘆曰堂堂誰有此乎群臣皆泣晏子笑公怒晏子曰臣笑群臣諛甚景公曰出東北當齊分野寡人以爲憂晏子曰君高臺深池賦斂如弗得刑罰恐不勝茀星將出彗星何懼乎公曰可禳否晏子曰使神可呪而

来亦可穰而去也百姓苦怨以萬數而令一人穰之安能勝衆口乎嗚呼此一事也而差互不同如是其餘謬妄可勝道哉

左傳介之推答母之言曰身將隱焉用文之是求顯也史記重下文之二字或言如此意乃足因疑左氏脫誤予謂不然古人語簡有如此者禮記云晉獻公將殺其世子申生公子重耳謂之曰盍言子之志於公乎世子曰不可君安驪姬是我傷公之心也孟子辨

百里奚事曾不知以食牛干秦繆公之為汚也可謂智乎亦是類也且遷記漢文之語云吾獨不得廉頗李牧為吾將吾豈憂匈奴哉此復何異而獨疑推之言也雖然亦不可為法也

周紀云晉文公名襄王襄王會之河陽踐土書諱曰天王狩于河陽按左傳仲尼言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故書曰狩今直云書諱誰得而知也

左傳稱晉靈公欲攻趙盾其右提彌明死之又謂初盾

田於首山舍於翳桑見靈輙餓而食之後輙為公介禦公徒而免盾問其名居不告而亡夫言其職則明為右而輙為介言其所終則明死輙亡其為二人明矣而史記云桑下餓人即提彌明且又以為宰夫何耶左氏之説未必皆可信然遷之所記寔以是為據焉則其舛誤不得不辨也

晉世家云趙盾嘗田首山食桑下餓人餓人舍其半曰宦三年未知母之存否願遺母夫存否且不知顧安

所遺乎左傳有今近焉三字於理乃通遷鹵莽而失之耳

晉趙盾弟穿弒君董狐書盾弒以示於朝盾不伏狐曰子為正卿亡不出境反不討賊非子而誰仲尼稱狐為良史左氏云爾晉世家既從之矣而趙世家復云君子譏盾為正卿亡不出境反不討賊故太史書之如此却是先出於士論太史因之而書也文既冗複而意又矛盾無乃不當乎

左氏記鉏麑事云盾盛服將朝坐而假寐麑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棄君之命不信觸槐而死公羊以為見盾閨門無人且食魚飧嘉其易而儉故爾史記則云盾閨門開居處節麑曰殺忠臣棄君命罪一也乃死吾不知閨門開居處節何以為忠也

郤克恥為齊母所笑誓曰所不此報無能涉河左傳云爾齊世家曰不是報不復涉河意既異矣至晉世家則又云不報齊者河伯視之記一事而差殊若是失

之不精也

左氏曰郤克聘于齊旣登婦人笑於房郤克怒故有鞌之役杜注云跛而登階故笑之穀梁子曰季孫行父禿郤克眇衛孫良夫跛曹公子手僂同時聘於齊公羊曰郤克臧孫許聘於齊或眇或跛而史記復云郤克僂魯使蹇衛使眇然則果誰可信乎三傳之不同各記所聞固無足恠史記因傳而出者也不從此則彼乃又乖異如此何邪

左傳曰白公勝在吳子西召而用之後以救鄭之故欲殺子西子西聞之曰勝如卵余翼而長之此蓋恃其有恩也而史記云勝如卵耳何能為也則是忽其脆弱而已不亦異乎

左氏曰吳王闔廬將伐齊越子率其衆以朝王及列士皆有餽賂吳人皆喜惟子胥懼曰是豢吳也史記改為棄吳此何意邪

左氏曰吳王賜子胥死子胥將死曰樹吾墓檟檟可材

也吳其亡乎此言時之不久耳史記則云樹吾墓上以梓令可以為器吾不知何意也

吳世家云越王擊吳于檇李使死士挑戰三行造吳師呼自剄吳師觀之越因伐吳敗之越世家亦同賈逵曰死罪人也鄭衆曰欲以死報恩者其說皆不安按左氏云使死士再禽焉不動使罪人三行屬劍於頸而辭曰二君有治臣奸旗鼓不敏於君之行前無所逃刑敢歸死遂自頸蓋死士者敢死勇士也與罪人

之事自是兩節而還混并之故義理不明而說者妄為云云耳

左傳云勾踐與吳戰於檇李大敗吳師闔閭還卒於陘夫差使人立於庭苟出入必謂已曰夫差而忘越王之殺而父乎則對曰唯不敢忘蓋闔閭既歿夫差使人問已耳而史記曰闔閭將死立子夫差謂曰爾忘勾踐殺汝父乎何其不同也

秦穆公伐鄭之役考之左傳其諫而止之哭而送其子

者獨蹇叔而已故晉原軫曰秦違蹇叔而以貪勤民穆公曰孤違蹇叔以辱二三子何嘗有百里奚預其間哉而司馬遷記此以為二老同辭不知其何據也左氏云公召孟明西乞術白乙丙使出師又云蹇叔之子與師蹇叔謂孟子曰孟子吾見師之出而不見其入也哭送其子曰吾收爾骨焉蓋孟明輩自為將帥而蹇叔之子則士卒之屬也此亦不相涉而遷以孟明為百里奚子西乞白乙為蹇叔子又何邪或曰

孔疏引世族譜云或謂西乞術白乙丙為蹇叔子安
知子長別無所據而必以左氏為質乎曰此或有之
然是役也主其謀者孟明也再敗不沮卒以得逞使
果為百里奚子何奚能苦諫其君而無一言以罪其
子也以書觀之穆公自殽敗歸即作秦誓以自悔而
遷以為取王官封殽尸之後不亦異乎又云君子聞
之皆為垂涕曰嗟乎秦穆公之與人周也按左氏云
君子是以知秦穆之為君也舉人之周也與人之一

也至於孟明子桑皆有贊美之辭凡左氏所謂君子者蓋假之以為褒貶之主而非指乎當時之士也安有所謂闇之垂涕者哉

左氏華督遇孔父妻目逆而送之其言甚文史記乃云目而觀之不成語矣服虔曰目者極視睛不轉也殆是妄說

公羊傳宋南宮萬弑閔公大夫仇牧手劍叱之萬摋而殺之碎其首齒著乎門闔注謂側手曰摋蓋摑碎其

首故蟲逬門閫耳而史記但云萬摶仇牧蟲着門闔

死恐先无意

楚莊王圍宋城中無食華元夜見子反而告其情子反

勉之曰我軍亦有七日之糧盡此不勝將去而歸王聞

而責子反子反曰宋猶有不欺之臣可以楚而無乎

莊王不得已乃引師去此公羊之説也史記乃謂莊

王喜華元之誠自發此言而罷兵豈別有所據耶

穀梁曰季孫行父禿晉郤克眇衛孫良夫跛曹公子手

僂同時聘於齊使禿者御禿者眇者御眇者跛者御跛者僂者御僂者所以有鞌之戰公羊略同啖助以爲似街談巷議故削之劉知幾論省字法云當作各以其類者逆之此亦可矣史記乃謂令人如之以導客則是僞效其狀而非真疾也

呂氏春秋云管仲有疾桓公問之仲請遠易牙豎刁公子啟方公曰易牙烹其子以慊寡人尚可疑邪對曰人之情非不愛其子也其子之忍又將何有於君公

曰豎刁自宫以近寡人尚可疑邪對曰人之情非不愛其身也其身之忍又將何有於君公又曰公子啟方事寡人十五年其父死而不敢歸哭尚可疑耶對曰人之情非不愛其父也其父之忍又將何有於君史記亦載之而但云殺子以適君非人情不可自宫以適君非人情難親倍親以適君非人情難近誰得而知其事邪

溽南集卷十

滹南集卷十一

金　王若虛　撰

史記辨惑

取舍不當辨

遷史之例惟世家最無謂顔師古曰世家者子孫爲大官不絶也諸侯有國稱君降天子一等耳雖不可同乎帝紀亦豈可謂之世家且既以諸侯爲世家則孔子陳涉將相宗室外戚等復何預也抑又有大不安

者曰紀曰傳曰表書皆篇籍之目也世家特門第之稱猶彊族大姓云爾烏得與紀傳字為類也然古今未有知其非者亦可怪矣然則列國宜何稱曰國志國語之類何所不可在識者定之而已

史記諸世家往往隨年附見他國大事至於列傳亦或有之徒亂其文無關義理夫左氏編年本紀諸國之事或先經以始事或後經以終義互相發明故可也如遷史者各有傳記足以自見何必爾邪近代蘇子

容嘗自言其強記之法云吾每以一歲中大事為目欲記當年事則不忘矣如某年改元其年有某事某年命相其年有某事則記事之一法也太史公書恐亦此意嗚呼史書法言也豈徒備強記而已哉蘓氏之説不足信魯世家有云往年冬晉殺其君厲公孔子世家有云明歲子路死於衛子路傳有云是時子貢為魯使於齊魏世家有云其後十四歲而孔子相魯夫當年事且不宜附而又及往年明歲同時十數

年之後者何邪

禹之平水土箕子之作洪範史但言其事目足矣而全載二書甚無謂蓋聖經自傳不待表出徒增冗滯耳

劉子玄唯知孟堅地理志全寫禹貢之非而不識遷史之謬何邪

遷採摭異聞小說習陋傳疑無所不有許由之事既知其非矣而又惑於箕山之塚殆是胸中全無一物也

史記老子傳訓誨孔子如門弟子而孔子嘆其猶龍者

蓋出於莊周寓言是何足信而遂以為實録乎至於成王剪桐以封唐叔周公吐握以待士孔子不假蓋於子夏曾子以蒸梨而出妻皆委巷之談戰國諸子之所記非聖賢之事而一切信之子由為古史還之妄謬去之殆盡矣而猶有此等蓋可恨云

伯夷傳云余悲伯夷之意睹軼詩可異焉傳曰云云傳曰二字吾所不曉索隱云謂吕氏春秋韓詩外傳也信如是說則遷記古人事孰非摭諸前書者而此獨

稱傳乎

新城三老董公遮說漢王以為兵出無名故不成明其為賊敵乃可服者此殊切於義理故孟堅全載其說而遷但云說以義帝死故大簡而不備矣且止於義帝死故則謂之告可也何必云說哉

呂后之名既列於本紀而其事跡始末亦隨處具見而外戚世家又云呂娥姁為高祖正后男為太子及戚姬等事恐不須也若唐武氏事跡猥多紀中所不可

悉故再入后妃傳其例自别

吕后紀末云代王立為天子二十三年崩謚為孝文皇帝按此言代王為天子但以終誅吕之事耳其崩與謚則本紀自具何必及之邪

吕后紀先云封吕須為臨光侯不言須之為誰而後乃云太后女弟吕須失其次矣豈前所稱者别為一人邪

漢文諸詔班固皆書詔而還稱上曰按其文意當以詔

字為是

竇嬰傳云景帝欲用嬰嬰固辭上曰天下方有急王孫寧可讓耶王孫嬰之字也班氏著之傳首是矣今遷不著讀者何以知之始既不著則當云字謂耳然嬰貴戚大臣非他附見者亦不宜用此法也

義縱傳云甯成家居上欲以為郡守御史大夫弘曰臣居山東為小吏時甯成為濟南都尉其治如狼牧羊成不可使治民上乃拜為關都尉歲餘關東吏隷郡

國號曰寧見乳虎無值寗成之怒此正當入本傳而書於縱傳何耶雖下有破碎其家事亦不須也

張湯傳云趙禹為人廉倨為吏以來舍無食客公卿相造請禹禹終不報謝務在絶知交賓客之請孤立行一意已見文法輙取亦不覆案求官屬陰罪此叚與湯事非必相須亦止當併於禹傳至廉頗趙奢張蒼周昌魏其武安等傳皆是類也

律書之首以為律為萬事根本而其於兵械尤重武王

伐紂吹律聽聲推孟春以至於季冬殺氣相并而音尚宮同聲相從乃物之自然此固可矣乃復備論帝王以来用兵之事而終於漢文厭兵百姓樂業幾七百言何關於律意哉斯實無謂之甚而邵氏極稱之以為此其高古雄深非他人拘窘所能到者嗚呼文章必有規矩準繩雖六經不能廢顧乃以踈闊為高深綴緝為拘窘何等繆論也又有謂此本為兵書者若果兵書復安用許多律呂事大都皆出於畏遷而

不敢議其非故妄云云耳

史之立傳自忠義孝友循吏烈女儒學文苑與夫酷吏佞倖隱逸方術之類或以善惡示勸戒或以技能備見聞皆可也至於滑稽游俠刺客之屬既已幾於無謂矣乃若貨殖之事特市井鄙人所為是何足以汚編録而遷特記之乎班固徒譏遷之稱述崇勢利而羞賤貧然亦不知其傳之不必立也是故襲而存之范曄而下皆無此目得其體矣

史記索隠謂司馬相如傳不宜在西南夷下大宛傳不宜在酷吏游俠之間此論固當然凡諸夷狄當以類相附則匈奴亦豈得在李廣衛青之間乎循吏儒林而下一節之人皆居列傳之末盖得體矣及至刺客乃獨第之李斯之上循吏則第之汲鄭之上復何意哉

滹南集卷十二

金 王若虛 撰

史記辨惑

議論不當辨

史氏之評因人事之善惡而正其是非以示勸戒而裨教化故可貴也遷之賛田完徒謂易術幽明非通人達才莫能注意此固不必道者而又云田乞及常所以比犯二君專齊國之政非必事勢之漸然蓋若遵

厥兆祥則亂臣賊子皆得以天命自觧而無所懲也

豈史氏之所宜言乎

孔子世家賛云余讀孔氏書想見其為人夫聖人道德

光被萬世雖鄙夫孺子皆知之矣而遷因讀書始想

見其為人之大槩非所宜言

仲尼弟子傳賛云學者多稱七十子之徒譽者或過其

實毀者或損其真鈞之未覩厥容貌則論言弟子籍

出孔氏古文近是余以弟子名姓文字悉取論語弟

子問并次為篇疑者闕焉予謂論人者亦據其行事而已豈必容貌之覩以貌取人孔子或失之而還顧以為準乎且遷所引雜説鄙事有不足信矣又豈皆論語之所載也

魏世家賛云説者皆曰魏以不用信陵君故國削弱至於亡余以天方令秦平海内其業未成魏雖得阿衡之佐曷益乎此大謬之説也魏之亡既廹於秦興而非人謀之所能救則秦之亡亦廹於漢興而無可為

者也而遷於本紀乃取賈生之論以不任忠賢罪二世何哉夫無忌之徒固未足以益國然遷之失言不得為無罪也

循吏傳贊云孫叔敖出一言郢市復子産病死鄭氏號哭公儀子見好布而家婦逐石奢縱父而死楚昭名立李離過殺而伏劒晉文以正國法無乃少評論總結之語乎

呂不韋贊曰孔子之所謂聞者其呂子乎按孔子所謂

聞者似達而非者也雖不取於君子然不韋亦不足當之也

項羽傳贊云吾聞之周生舜目蓋重瞳子聞項羽亦重瞳子羽豈其苗裔耶何興之暴也陋哉此論人之形貌容有偶相同者羽出舜後千有餘年而獨以此事遂疑其為苗裔不亦迂乎商均舜之親子遺體在焉然不聞其亦重瞳也而千餘年之遠裔乃必重瞳邪周生何人所據何書而上知古帝王之形貌正復有

據亦非學者之所宜講也夫舜以玄德升聞四岳薦之帝堯試之上當天心下允衆望然後踐天子之位其得之固有道矣豈專以異相之故而暴興者哉使舜果由此而興則羽之成功亦應畧等奚其不旋踵而勦滅也遷資輕信愛奇初不知道故其謬妄每如此後世狀人君之相者類以舜瞳為美談皆史遷之所啟而後梁朱友敬自恃重瞳當為天子因作亂伏誅亦本此誤之也悲夫

司馬遷贊蕭何云與閎夭散宜生爭烈贊韓信則云可以比周召太公之徒贊周勃則云伊尹周公何以加夫史氏擬人必於其倫不可不慎也以何信等輩而上方三代聖賢談何容易哉至論張耳陳餘則又譏其異於太公季子遷之品藻陋矣

遷論壺遂云天子方倚以為相會遂卒不然壺遂之内廉行修斯鞠躬君子也夫鞠躬特折身耳而以為君子之盛德何也且天子以輔相期之而充其所有纔

止於是乎

李廣傳云其射見敵急度不中不發發即應弦而倒用此其將兵數困辱其射虎亦多為所傷此在陰里容或有之然亦失之臆料非史氏所可必者也

汲鄭贊無他褒貶獨嘆其有勢則賔客十倍無勢則否至并載翟公署門事此何足道而著之史評哉

滑稽傳首云孔子曰六藝於治一也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道意易以神化春秋以道義太史

公曰天道恢恢豈不大哉談言微中亦可以解紛夫天道恢恢已不見發明滑稽之意而六藝之事又何所干涉也

貨殖傳云無嵓處奇士之行而長貧賤好語仁義亦足羞也貧賤而羞固已甚謬而好語仁義者又可羞乎遷之罪不容誅矣

外戚世家序云夫婦之際人之大倫也禮之用唯婚姻為兢兢夫樂調而四時和陰陽之變萬物之統也可

不慎與人能弘道無如命何甚哉妃匹之愛父不能得之於子況卑下乎既驩合矣或不能成子姓能成子姓矣或不能要其終豈非命也哉孔子罕稱命蓋難言之也非通幽明之變惡能識乎性命哉夫一婦人之遇否亦不足道矣且凡人事孰非命者而遷於此反覆致意何其費辭也人能弘道之語其意尤竦

滹南集卷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淳南集卷十三至十六

詳校官中書臣沈　颺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田尹衡

校對官中書臣毛鳳儀

謄錄監生臣王增闢

滹南集卷十三

金　王若虛　撰

史記辨惑

文勢不相承接辨

呂不韋使華陽夫人姊說夫人曰以色事人者色衰而愛弛今夫人事太子甚愛而無子不以此時早自結於諸子中賢孝者舉以為嫡而子之夫在則重尊夫百歲之後所子者為王終不失勢此所謂一言而萬

世之利也中間文勢蹉跌不相承接

范睢至秦秦王使舍食草具待命歲餘當是時昭王已立十六年歲餘下接不得當是時字樂毅使於燕昭王以為亞卿久之當是時齊湣王彊陳平長可娶妻富人莫肯與貧者平亦恥之久之户牖里富人有張負女孫五嫁而夫輙死平欲得之李廣嘗有罪當斬贖為庶人頃之家居數歲皆同病也

范增勸項梁立楚後梁乃求楚懷王孫心民間為人牧

羊立以為楚懷王文不相接不若云時懷王孫心民間為人牧羊梁求得之為順也

留侯世家末云子房始所見下邳圯上老父與太公書者後十三年從高祖過濟北果見穀城山下黄石取而葆祠之文勢不接不若云始下邳老父所言黄石後十三年從高祖過濟北果見於穀城山下

蕭相國世家客説相國曰君胡不多買田地賤貰貸以自汚上心乃安不相承接

韓信傳云其勢非置之死地使人人自為戰今予之生地皆走寧尚得而用之乎不相承接甚矣

汲黯傳云匈奴昆邪王来降至京師賈人與市坐當死者五百餘人黯曰夫匈奴攻當路塞絶和親中國興兵誅之死傷不可勝計而費以巨萬百數臣愚以為陛下得胡人皆以為奴婢以賜從軍死事者家所鹵獲因以予之以謝天下之苦塞百姓之心令縱不能昆邪率百萬之衆来降虛府庫賞賜發良民侍養譬

若奉驕子愚民安知市買長安中物而文吏繩以為
闌出財物於邉闗乎陛下縱不能得匈奴之資以謝
天下又以微文殺無知者五百餘人是所謂庇其葉
而傷其枝者也剩令縱不能一句不唯語意重疊而
其昣畦亦不通也

滹南集卷十四

金　王若虛　撰

史記辨惑

姓名冗複辨

夏本紀云禹之父曰鯀鯀之父曰帝顓頊顓頊之父曰昌意昌意之父曰黄帝禹者黄帝之玄孫而顓頊之孫也禹之曽大父昌意及父鯀皆不得在帝位為人臣劉子玄史通駁煩云顓頊紀中具言黄帝是顓頊

祖矣此篇云禹是顓頊孫則其上不得更言黄帝之玄孫既云昌意及鯀不得在帝位則下文不當復云為人臣也遂除五十七字誠大中其病然遷書率皆此類可勝道哉今略舉之如此紀既明叙啓為禹之子矣及即位又曰帝啓禹之子衛世家既明叙蒯聵為出公之父矣又蒯聵立又曰是為莊公莊公者出公之父也晉世家既明叙公子重耳為獻公之子矣及重耳立又曰是為文公晉文公重耳晉獻公之子

也其後又曰重耳即位爲晉君是爲文公晉厲公八
年閏十二月欒書中行偃囚厲公迎公子周而立之
是爲悼公悼公元年正月書等弑厲公知罃迎公子
周來至絳刑雞與大夫盟而立之是爲悼公魯世家
云宣公卒子成公黑肱立是爲成公管蔡世家云武
王同母兄弟十人長曰伯邑考次曰武王發次曰管
叔鮮次曰周公旦次曰蔡叔度次曰曹叔振鐸次曰
成叔武次曰霍叔處次曰康叔封次曰冉季載冉季

載最少同母兄弟十人唯發旦賢左右輔文王故文王舍伯邑考而以發為太子是為武王夫冄季載次第在末自可知其最少何必更言前已言同母兄弟十人亦何必重舉前既稱武王發何必又云是為武王武王賢而立止宜入本紀耳康叔封冄季載既見於此矣而衛世家復云康叔名封武王同母少弟其次尚有冄季載季載最少蔡平侯卒靈侯盤之孫東國攻平侯子而自立是為悼侯悼侯父曰隐太子友

者靈侯之太子平侯立而殺隱太子故平侯卒而隱太子之子東國攻平侯子而代立是為悼侯田完世家云田乞卒子常代立是為田成子及常卒又云常謚為成子吳王濞傳既云高帝兄劉仲之子也而又云劉仲子沛侯濞年二十有氣力義縱傳既云縱有姊姁以醫幸王太后而又云拜義姁弟縱為中郎若是之類皆當為史通之所黜也

史記稱人姓名冗複為甚正是不及諸史處殷紀云武

丁以雉雊而懼祖已曰王勿憂先修正事祖已乃訓

王曰此止當云乃訓之曰世家云勾踐棲會稽欲殺

妻子燔寶器觸戰以死大夫種止勾踐曰止當云止

之陳世家云孔寧儀行父請殺洩冶公弗禁遂殺洩

冶止當云遂殺之吳世家云季札使於鄭見子產如

舊交謂子產曰鄭之執政侈難將至矣止當云謂之

趙世家云自叔帶以下五世而生趙夙晉獻之十六

年伐霍魏耿而趙夙為將伐霍中間多趙夙字又云

趙盾卒子朔嗣趙朔景公之三年朔為晉將下軍救鄭中間多趙朔字丁公為項羽逐窘高祖彭城西短兵接高祖急顧丁公曰兩賢豈相厄哉於是丁公引兵而還漢王遂解去及項羽滅丁公謁見高祖高祖以丁公徇軍中曰丁公為項王臣不忠使項王失天下者丁公也遂斬丁公曰使後世為人臣者無效丁公安用許多丁公字邪蕭相國世家論云蕭相國何於秦時為刀筆吏録録未有奇節及漢興依日月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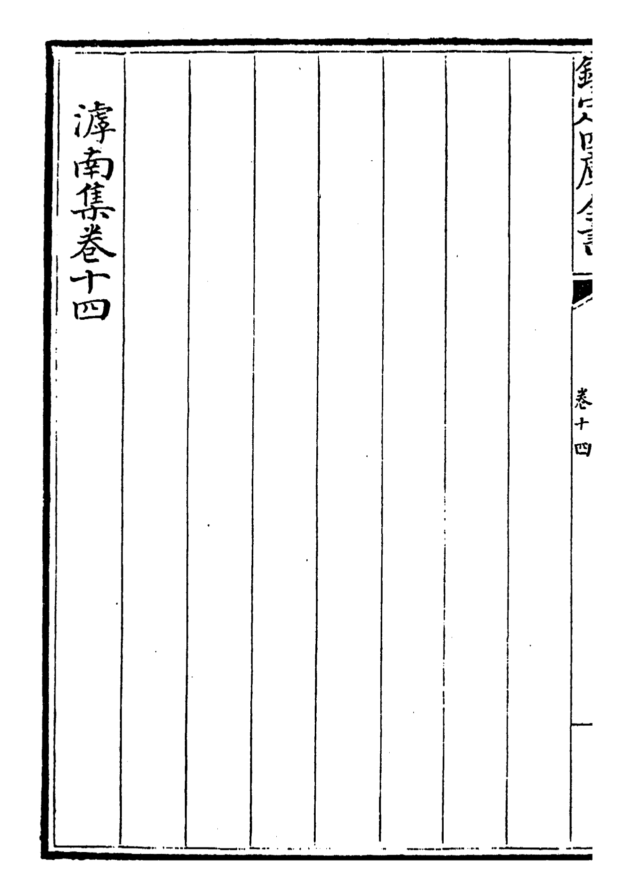
末光何謹守管鑰因民之疾奉法順流與之更始謹守管鑰上多却何字周昌嘗燕時入奏事高帝方擁戚姬　昌還走帝逐得騎周昌項止當云騎其項高后使使召周昌周昌至謁高后高后怒而罵周昌止當云既至后怒而罵郅都為中尉丞相條侯至貴倨也而都揖丞相止當云常揖之臨江王徵詣中尉府對簿臨江王欲得刀筆為書謝上而都禁吏不與魏其侯使人以間予臨江王多兩臨江王字止當云欲得

刀筆以閒予之竇太后中都漢法於是遂斬郅都止當云于是斬之主父偃傳云是時徐樂嚴安俱上書言世務各一事徐樂曰云云嚴安上書曰云云重却上書二字天子召見三人乃拜主父偃徐樂嚴安為郎中止當云俱拜為郎中偃以齊王自殺下吏上欲勿誅公孫弘曰主父偃本首惡陛下不誅主父偃無以謝天下乃遂族主父偃止當云不誅無以謝天下遂族之張湯傳云上疑湯有姦問湯湯不謝湯又佯驚

多一湯字董仲舒傳云弟子以次相受業或莫見其面蓋三年董仲舒不窺於園何必更言姓名郭觧得罪公孫弘議當大逆無道遂族郭觧翁伯翁伯觧之字傳首既著之此尤為贅

劉子玄駮遷書曰宋世家初云襄公即位而仍謂宋襄公吳世家云闔閭越世家云勾踐皆於其號上加吳王越王字勾踐未嘗捨之其論甚當然此乃遷全體之病也凡稱某王類加國號凡舉人名每連姓氏冗

複蕪穢最是不滿人意處班范而下乃始淨盡焉



淳南集卷十四

滹南集卷十五

金 王若虛 撰

史記辨惑

字語冗複辨

舜本紀云瞽叟更娶妻而生象象傲瞽叟愛後妻子常欲殺舜舜逃避及有小過則受罪順事父及後母與弟日以篤謹匪有懈後又云舜父瞽叟頑母嚚弟傲欲殺舜舜順適不失子道兄弟孝慈欲殺不可得即

求常在側字語冗複而兄弟孝慈一句亦不成義理
周本紀齊世家稱武王觀兵諸侯不期而會盟津者八
百諸侯諸侯皆曰紂可伐矣無乃剩諸侯諸侯字冗
衛世家云宣公以子伋為太子令右公子傅之右公子
為太子娶齊女未入室而宣公見所欲為太子婦者
好悅而自取之何不但云宣公見其美而煩重如是
乎又云齊女子朔譖惡太子伋宣公乃使伋於齊而
令盜遮界上殺之與太子白旄而告界盜見持白旄

者殺之何若但云使伋於齊與之白旄而令盜於界
上視持旄者殺之乎又云朔之兄壽知朔之惡太子
而君欲殺之也乃謂太子曰界盜見太子白旄即殺
太子太子可毋行何若但云知之以告太子使毋行
乎又云太子朔是為惠公左右公子不平朔之立也
惠公四年左右公子怨惠公之譖殺前太子伋而代
立乃作亂語意重複但存不平朔之立一句足矣又
云瞿殺懿公也衛人憐之思復立宣公前死太子伋

之後伋子又死而代伋死者子壽又無子此但云思復立太子伋之後而伋子亦死壽又無子可也安用許多字邪

趙世家云趙朔友程嬰謂公孫杵臼朔之婦有遺腹若幸而男吾奉之居無何而朔婦免身生男多朔婦免身字

子貢傳云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强晉而霸越子貢一使使勢相破五國之中各有變文意重複矣

越世家云莊生謂陶朱公長男曰若自入室取金長男即自入室取金但云男即取之可也

曹沫為魯將與齊戰三敗北魯莊公懼乃獻遂邑之地以和柯之盟沫刦齊桓公乃許盡歸魯之侵地既而桓公欲背其約管仲曰不可於是桓公乃遂割魯侵地曹沫三戰所亡地盡以予魯但云桓公乃從可矣何必重疊如此

孔子世家云其先宋人也孔防叔至叔梁紇禱於尼丘

得孔子生而首上圩頂故因名曰丘云字仲尼姓孔
氏旣云孔防叔又言孔子生何必更注姓氏乎
鄭世家云孔子嘗過鄭與子産如兄弟云及聞子産死
孔子為泣曰古之遺愛也兄事子産子謂言孔子為
泣則聞字亦着不得或只云及聞其死泣曰更為簡
省也夫旣如兄弟而子産年長則何必復言兄事哉
兼已死之後及此其次第亦不應爾
春申君言所幸李園女弟於楚王楚王召入幸之遂生

子男立為太子以李園女弟為王后楚王貴李園用事李園既入其女弟為王后子為太子恐春申語泄而益驕陰養死士欲殺春申君以滅口自園用事以下冗複重濁殆不可讀以精當律之當云園用事益驕恐春申語泄陰養死士欲殺之以滅口

楚考烈王卒李園盡滅春申君之家而李園女弟初幸春申君有身而入之王所生子者遂立是為楚幽王

予謂遷先記李園女弟事既已詳悉備見則於此但

云園女弟所生子立直云太子立足矣何必費辭如是

趙簡子疾五日不知人既寤語大夫曰我之帝所有一熊欲來援我帝命我射之中熊熊死又有一羆來我又射之中羆羆死予謂中熊字不須要中羆事但云我又射殺之可也

趙襄子滅智伯豫讓曰智伯知我我必為報仇而死以報智伯則我魂魄不愧矣多以報智伯字

石奢為楚相行縣道有殺人者追之乃其父也縱其父而還自繫焉但云縱之可也

趙奢傳云廉頗之免長平歸也失勢之時故客盡去免歸即失勢時也何必再下此句

魯仲連傳云仲連遊於趙趙成王時秦兵圍邯鄲魏安釐王使客將軍閒入邯鄲因平原君謂趙王曰趙誠發使尊秦王為帝秦必喜罷兵去平原君猶豫未有所決時魯仲連適遊趙會秦圍趙聞魏將欲令趙尊

秦為帝乃見平原君曰云云此文理重複但云仲連聞之乃見平原君可也仲連謂新垣衍曰吾將使秦王烹醢梁王新垣衍曰噫嘻亦太甚矣先生之言也多先生言字必欲存之當在太甚字上

聶政欲為嚴仲子刺韓相俠累仲子請益車騎壯士為輔翼政言不可遂謝車騎人徒聶政乃辭獨行仗劍至韓多聶政乃辭四字又云刺殺俠累因自皮面决眼自屠出腸遂以死何必遂字又云韓取聶政屍暴

於市購問莫知誰子於是韓購縣之有能言殺相俠
累者予千金久之莫知也政姊嫈聞人有刺殺韓相
者賊不得國不知其名姓暴屍而縣之千金乃於邑
曰云云但言政姊嫈聞之於邑豈不簡快乎又曰市
行者諸衆人皆曰此人暴虐吾相國多諸衆人字
李斯出獄與其中子俱執顧謂其中子曰多下其中子
三字
張儀傳云趙襄令工人作為金斗長其尾令可以擊人

與代王飲陰告厨人曰即酒酣樂進熱啜反斗以擊代王殺之但云厨人如其言擊殺之

范雎傳云須賈謂范雎曰非大車駟馬吾固不出范雎曰願為君借大車駟馬於主人翁范雎歸取大車駟馬此當云願為君借於主人翁即歸取車馬

項羽紀諸侯無不人人惴恐無不人人字意重

項羽紀云漢王與韓信彭越期會擊楚軍至固陵而信越之兵不會張子房曰君王能自陳以東傅海盡與

韓信睢陽以北至穀城以與彭越使各自為戰則楚易敗也漢王乃發使者告韓信彭越曰并力擊楚楚破自陳以東傅海與齊王睢陽以北至穀城與相國此當云發使者告之也

留侯世家云良與客狙擊秦皇帝秦皇帝大怒大索天下求賊甚急為張良故不須言為良意

韓信傳云漢王欲拜信為大將諸將皆喜人人各自以為得大將多各自字至拜大將乃韓信也一軍皆驚

此但當云至拜一軍皆驚

曹參世家云卿大夫以下吏及賔客見參不事事来者皆欲有言至者參輙飲以醇酒来者至者重複又云相舍後園近吏舍吏舍日飲歌呼從吏惡之無如之何乃請參遊園中聞吏醉歌呼從吏幸相國召按之曷若但云乃請參遊園中幸其聞而召按也

叔孫通以惠帝作複道勸之立原廟上乃詔有司立之則立廟之由已自見矣而復云原廟起以複道故此

句安用哉前漢削之當矣

陳丞相世家云始陳平曰我多陰謀是道家之所忌吾世即廢亦已矣終不能復起以我多陰禍故也然其後曾孫陳掌以衛氏親貴戚願得續封陳氏然終不得多两然字多陰禍一句亦不須也

賈生傳云懐王墮馬而死無後賈生自傷為傅無狀哭泣歲餘亦死賈生之死時年三十三矣不必再言賈生之死

馮唐言李牧之事云當是之時趙幾霸其後趙王遷立其母倡也王遷立乃用郭開讒卒誅李牧再言王遷立何也

張釋之傳文帝問上林尉諸禽獸簿尉左右視盡不能對虎圈嗇夫從傍代尉對上所問禽獸簿甚悉止云從傍代對甚悉豈不善乎

張釋之傳人有盜高廟坐前玉器捕得文帝怒下廷尉廷尉治釋之案律盜宗廟器者為奏不須廷尉治三

字又曰有如萬分之一假令愚民有盜長陵一抔土
但云有如或云萬一或云假令足矣煩重如此殆不
可讀

申屠嘉傳云是時大中大夫鄧通方隆愛幸文帝常宴
飲通家其寵如是是時丞相入朝而通居上傍有怠
慢之禮再下是時字不唯文勢重疊意亦不愜也其
寵如是一句亦不必道嘉困辱通上使使者召通既
至為文帝泣多為文帝字

鄧通傳云文帝崩景帝立劉子𤣥謂不必言帝崩固當
矣然遷史類此者甚多夫文景相繼猶或可也至賈
生傳云孝文崩孝武皇帝立即隔景帝而亦書之豈
不愈無謂也

袁盎稱文帝西嚮讓天子位者再南嚮讓天子位者三
何必重言天子位

太倉公傳云詔召問所為治病死生驗者幾何人主名
為誰詔問故太倉長臣意方伎所長及所能治病者

有其書無有皆安受學受學幾何歲嘗有驗何縣里人也何病醫藥已其病之狀皆何如具悉以對文勢重疊如此是必前者遷所叙而後乃當是時詔語倉公引之耳不必并而為一云詔召問曰意對曰則簡而明矣

吴王濞傳云景帝與吴太子博爭道引博局提殺之吴王由此稍失藩臣之禮稱病不朝京師知其以子故不朝稱病但當云知其故也

甯成遷濟南都尉而郅都為守如前數都尉皆步入府因吏謁守如縣令其畏郅都如此及成往直陵都出其上剩其畏郅都如此一句

王温舒為河南太守捕郡中豪猾郡中豪猾連坐千餘家不須再道郡中豪猾

司馬相如病甚天子曰可往從悉取其書使所忠往而相如已死家無書問其妻對曰長卿固未嘗有書也時時著書人又取去即空居長卿未死時為一卷書

曰有使者來求書奏之無他書其遺札書言封禪事奏所忠奏其書天子異之其書曰凡用十書字何其煩也若云相如已死其妻曰長卿固未嘗有書時有所著人又取去且死獨遺一卷曰有使者來即奏之其書乃言封禪事也既奏天子異焉其辭云云不亦可乎

李廣見草中石以為虎而射之中石没鏃視之石也因復更射終不能復入石矣凡多三石字當云以為虎

而射之沒鏃既知其石因復更射終不能入或云嘗見草中有虎射之沒鏃視之石也亦可又云其射見敵急非在數十步之内度不中不發度不中三字重疊若此句存則上句宜去也又言廣自頸軍士大夫一軍皆哭但云一軍足矣或去此二字亦可

汲黯傳云東越相攻使黯往視之不至至吳而還多不至字

鄭當時傳云存諸故人請謝賔客夜以繼日至其明旦

常恐不徧剩其明旦字

申公傳云天子問治亂之事申公時已八十餘老對曰云云伏生傳云年九十餘老不能行老字贅矣

竇太后使轅固入圈刺豕正中其心一刺豕應手而倒多一刺豕字

張湯傳云湯嘗病天子至自視病當作視之或云臨視也又云三長史皆害湯欲陷之據下文不須用此語觀者可見又云或告湯姦事下減宣宣嘗與湯有隙

及得此事窮竟其事當云窮竟之也

郭解傳既稱為人短小精悍不飲酒而後又云為人短小不飲酒何邪雒陽人有相仇者解夜見仇家仇家曲聽解解夜去不使人知曰且無庸待我待我去令雒陽豪居其間乃聽之疑重用待我字

貨殖傳云魯人曹邴氏以鐵治起富至巨萬鄒魯以其故去文學而趍利者以曹邴氏也既言以其故則不必更云以曹邴氏也

匈奴傳云單于頭曼欲廢太子冒頓作為鳴鏑習勒其騎射令曰鳴鏑所射而不悉射者斬之行獵禽獸有不射鳴鏑所射者輒斬之前後凡用八鳴鏑字據文勢相蒙其餘可盡去也

晋張輔論遷固史云遷記二千年事而五十萬言固記二百年乃八十萬言繁簡不同優劣可知此説大謬劉子玄既辨其大節矣抑予嘗考之遷記踈略而剩語甚多固記事詳備而删削精當然則遷似簡而實

繁固似繁而實簡也安得以是為優劣哉

滹南集卷十五

滹南集卷十六

金 王若虛 撰

史記辨惑

重疊載事辨

楚莊王圍鄭鄭伯迎降之辭既載於楚世家又載於鄭世家莊王縣陳申叔時為牽牛蹊田之喻既載於楚世家又載於陳世家莊王圍宋華元告以析骨食子之急既載於楚世家又載於宋世家陳恒殺闞止事

既詳見於齊世家而又見於田完世家陳乞立陽生事亦然子路死難事既詳見於衛世家而又見於本傳陳厲公齊懿仲卜田完事止宜載於完世家而又全載於陳世家專諸刺吴王僚事止宜載於本傳而又載於吴世家楚平王執伍奢召二子事止宜詳見於子胥傳而又全見於楚世家子胥諫吴王之言吴王賜死之事子胥將死之語亦止宜見於子胥傳而楚越世家又皆載之闔廬將死屬太子報越事載於

吳世家是矣而又見於子胥傳春秋書天王狩河陽事載於孔子世家矣而又見於晉世家又見於周本紀項羽遷義帝事既載於羽本紀而又見於高帝紀陳平間楚君臣事既載於項羽紀而又見於本傳張良難酈生事既載於高帝紀而又見於本傳酈生責高祖倨見事止宜載於本傳而又見於帝紀緹縈上書救父事止宜載於孝文紀而又見於倉公傳近来孔毅夫襍説論晉史王隱諫祖約奕棋事兩傳俱出

謂之繁文而嚴有翼著藝苑雌黄亦摭新唐重複事以為病獨未見遷書之失邪

吳世家云季札聘于魯觀周樂其言云云使於齊説晏子曰子速納邑與政乃免於難齊國之政將有所歸未得所歸難未息也使於鄭見子産如舊交謂子産曰鄭之執政侈難將至矣政必及子子為國慎以禮不然鄭國將敗適衛説蘧瑗史狗史鰌公子荊公叔發公子朝曰衛多君子未有患也適晉説趙文子韓

宣子魏獻子曰晉國其萃於三家乎將去謂叔向曰君偪而多良大夫皆富政將在三家吾子直必思自免於難凡此皆以見季子之明識著之可矣至魯世家襄公二十九年云吳延陵季子使魯聞周樂盡知其意鄭世家簡公二十二年云吳使延陵季子於鄭見子產如舊交謂曰鄭之執政侈難將至政必及子子為政必以禮不然鄭將敗衛世家獻公後三年云吳延陵季子使過衛見蘧伯玉史鰌曰衛多君子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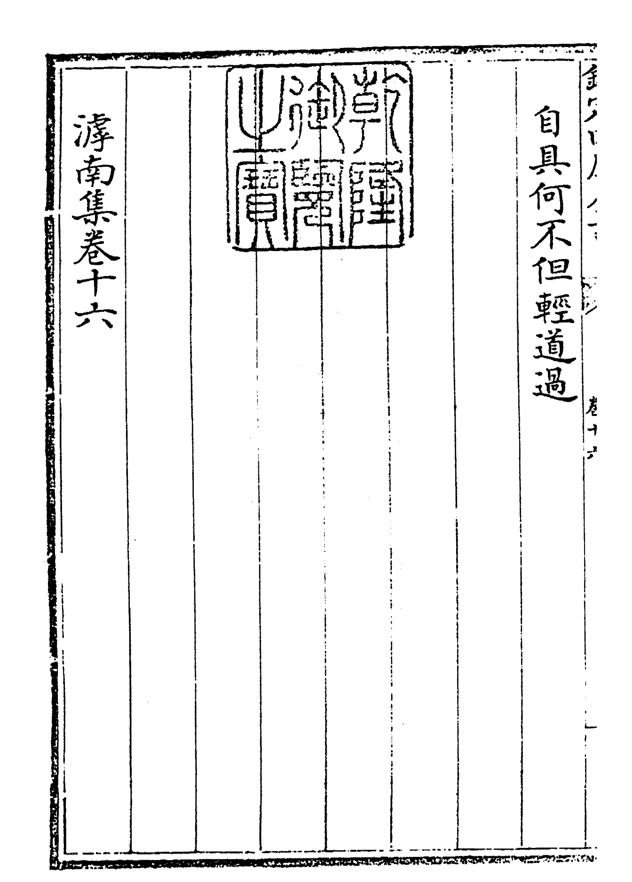
國無故晉世家平公十四年云吳延陵季子來使與趙文子韓宣子魏獻子語曰晉國之政卒歸於韓魏趙矣是何必哉

管蔡世家既備言武王崩成王少管蔡疑周公之為不利故挾武庚作亂周公以王命誅之矣而衛世家又詳出之何若但云周公既誅管蔡乎

趙世家論云吾聞馮王孫曰趙王遷其母倡也嬖於悼襄王悼襄王廢嫡子嘉而立遷遷素無行信讒故誅

其良將用郭開豈不謬哉至馮唐傳稱李牧之功曰是時趙幾霸後會趙王遷立其母倡也用郭開讒而誅李牧子謂趙王遷所以奪嫡而立則由其母見嬖之故若乃信讒而誅李牧倡何與焉此句為贅而班書亦存之過矣

竇嬰傳云梁孝王者孝景弟也其母竇太后愛之梁孝王朝因昆弟燕飲是時上未立太子從容言曰千秋之後傳梁王嬰引卮進諫按帝言傳位孝王事世家



自具何不但輕道過

濬南集卷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滹南集卷十七至二十

詳校官中書臣沈 颺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田尹衡

校對官中書臣毛鳳儀

謄錄監生臣王增闓

滹南集卷十七

金 王若虛 撰

史記辨惑

疑誤辨

酈生說高祖復立六國後張良發八難古今稱頌以為美談竊嘗有所疑焉彼其言曰湯伐桀而封其後於杞者度能制桀之死命也今陛下能制項籍之死命乎武王伐紂而封其後於宋者度能得紂頭也今陛

下能得項籍之頭乎此論甚踈夫桀紂已滅然後湯武封其後而良云度能制桀死命得紂之頭豈封於未滅之前邪且湯武所以封之者重絶人之世耳非以計其利害也柰何其以項籍之命為比哉酈生所以說帝者特欲係衆人之心庶幾叛楚而附漢耳非使封諸項氏也柰何其以湯武之事勢相較哉湯武雖殊時事理何異制死命與得其頭亦何以分而列為兩節表商容之閭釋箕子之拘封比干之墓此本

三事而良并之者以其一體也至於倒置干戈歸馬放牛獨非一體乎而復析之為三何哉班氏頗見其非而乃并湯武事為一而但云度能制其死命豈以死命字不屬桀紂而屬其後歟然終與項籍事不類也既以湯武為一事故又分楚惟無强以下為第八節蓋二書已自參差矣近世胡寅謂是時髙祖未稱尊而子房呼陛下作史者之過也然則八難之目安知其無誤邪

漢書老父相吕后及二子皆貴及見高祖曰鄉者夫人兒子皆以君如淳曰以或作似顔氏破其說當矣然史記正作似豈誤歟

酈生既自有傳而朱建傳後又叙生初見沛公及下陳留事大同小異而詞頗浮誇此必褚先生輩附入之猶田仁之類也

漢文以公主嫁匈奴使宦者中行說傳之說不欲行漢强之曰必我行也爲漢患者漢書但云必我而無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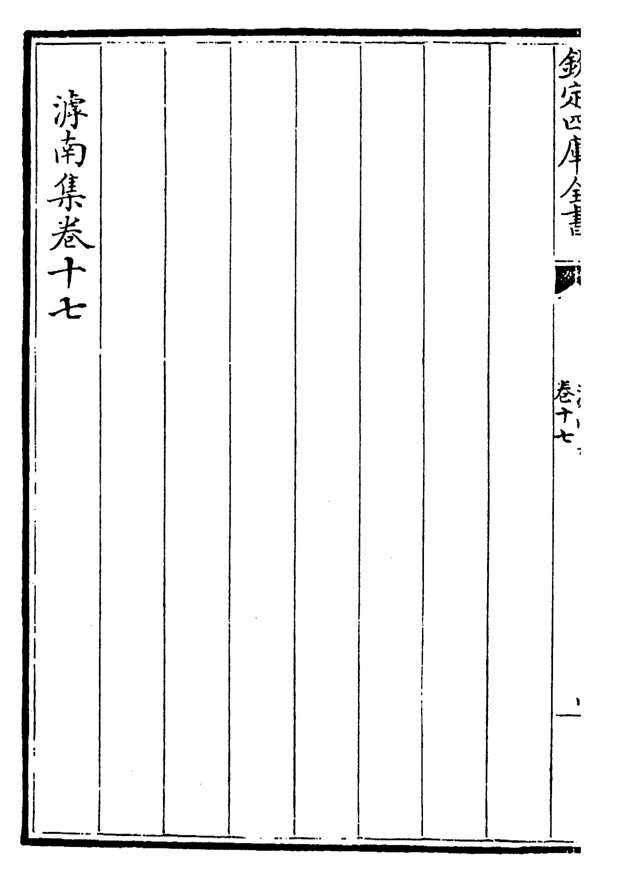
字此恐錯誤若曰為漢患者必我也或云必我行為

漢患矣如此乃順

司馬相如傳賛云相如雖多虛辭濫說然其歸引之於節儉此亦詩之諷諫何異揚雄以為靡麗之賦勸百而諷一猶馳騁鄭衛之聲曲終而奏雅不亦戲乎前漢書全引此語予嘗疑之按遷傳雖不著其死之歲月然去遷既死後其書稍出宣帝時遷外孫楊惲祖述其書遂宣布焉則其死不過在昭宣之間耳而雄

以成帝元延之初始自蜀游京師年七十一卒於王莽天鳳五年逆而推之宣帝之二十年雄乃始生遷著書時安得雄之言乎是必孟堅所續而後人誤附於史記耳

公孫弘主父偃贊云公孫弘行義雖脩然亦遇時漢興八十餘年矣上方嚮文學招進又以廣儒墨弘為舉首主父偃當路諸公稱譽之及名敗身誅士争言其惡悲夫舉首字下意似不足豈有闕文乎



滹南集卷十七

滹南集卷十八

金　王若虚　撰

史記辨惑

史記用而字多不安今畧舉甚者

齊世家云郤克使於齊使夫人帷中而觀之晉世家云齊襄公之六年而趙衰卒景公時而趙盾卒平公十二年而趙武為正卿荀卿傳云齊襄公時而荀卿最為老師魯仲連傳云趙孝成王時而秦王使白起破長

平之軍伍子胥傳云吴國内空而公子光乃令專諸襲刺吴王僚又云吴與越平其後五年而吴王聞齊景公死而大臣爭寵新君弱多上一而字蕞政傳云嚴仲子奉黄金百鎰前為蕞政母壽固進而蕞政謝曰云云又云夫賢者以感忿睚眦之意而親信窮僻之人而政安得嘿然而已乎多中間一而字吕不韋傳云不韋以五百金與子楚為進用結賓客而復以五百金買奇物玩好而西遊秦多上一而字趙堯問

高帝曰陛下所為不樂非為趙王年少而戚夫人有隙也陛下萬歲之後而趙王不能自全乎多下一而字也字亦剩韓信傳云趙軍戰不勝欲還歸壁皆漢赤幟而大驚賈生傳生以為漢興至孝文二十餘年天下和洽而固當改正朔易服色韓生傳云自是之後而燕趙間言詩者由韓生此等而字皆當去之直不疑為郎同舍有告歸者悞持同舍郎金去金主意不疑不疑買金償而告歸者來而亾金者大慙多兩

而字李廣與望氣王朔燕語曰自漢擊匈奴而廣未嘗不在其中而諸部校尉以下才能不及中人然以擊胡軍功取侯者數十人而廣不為後人無尺寸之功以得封邑者何也三而字皆剩上一然字却作而字則愜當矣

司馬遷用於是乃遂等字冗而不當者十有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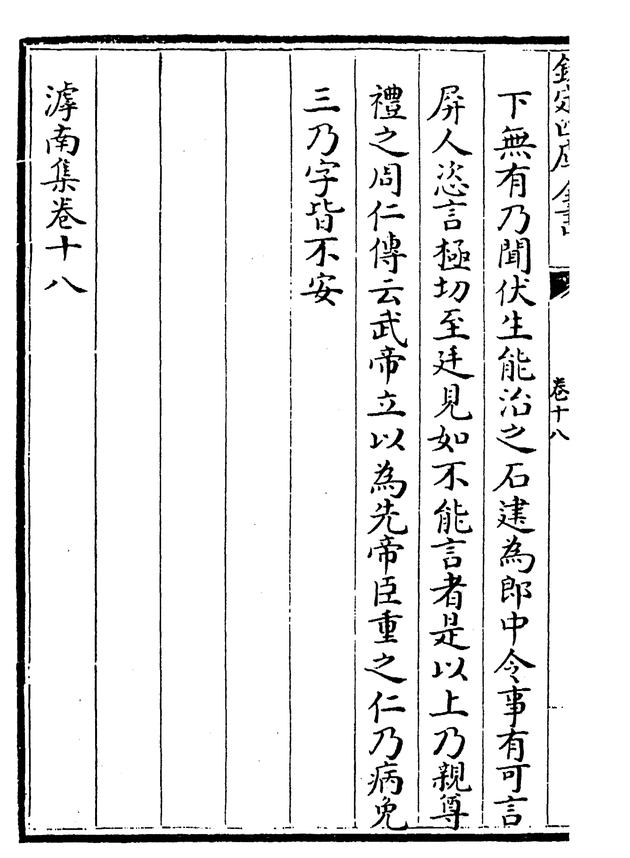
八今畧舉之

如殷武丁夢傅説事云於是乃使百工營求之野既有

乃字何須更云於是鄭文公妾夢天與之蘭曰以是為而子以告文公文公幸之而與之草蘭為符遂生子名曰蘭遂字殊不安若云既而生子遂名曰蘭則可晉世家云武王與叔虞母會時夢天謂已曰余命生女子名虞及生子有文在其手曰虞故遂因命之曰虞故遂因三字豈可連用鄭世家亦舉此事則云遂以命之何巧於彼而拙於此也曹沬刼齊桓公求所侵地許之既而欲倍約管仲以為不可於是乃遂

割魯侵地其病猶晉世家言叔虞事也趙世家記程嬰杵臼事云乃二人謀取他人嬰兒負之乃字却當作於是或云二人乃謀則順矣范睢說秦王云臣聞善治國者乃內固其威而外重其權多却乃字蒙毅對胡亥云臣乃何言之敢諫何慮之敢謀乃字為悖語意亦乖高帝斬白蛇有老嫗哭之人問何哭嫗曰云云人乃以嫗為不誠欲笞之乃字當去田横二客自剄高帝聞之乃大驚多却乃字叔孫通傳云上見

留侯所招客入見云上乃遂無易太子志乃遂二字
當去其一惠帝即位乃謂叔孫生曰云云惠帝出遊
離宮叔孫生勸上取櫻桃獻宗廟上乃許之二乃字
皆贅曹參謂惠帝云陛下自察聖武孰與高帝上曰
朕乃安敢望高帝其病如蒙毅語袁盎謂絳侯非社
稷臣絳侯望盎盎遂不謝多却遂字灞陵尉呵止李
廣廣騎曰故李將軍尉云今將軍當不得夜行何乃
故也乃字不安伏生傳孝文時欲求能治尚書者天



下無有乃聞伏生能治之石建為郎中令事有可言屏人恣言極切至廷見如不能言者是以上乃親尊禮之周仁傳云武帝立以為先帝臣重之仁乃病免三乃字皆不安

滹南集卷十八

滹南集卷十九

金　王若虛　撰

史記辨惑

雜辨

鄭莊公稱其母為姜氏陸生晁錯父稱子為公皆於義不安殆丘明子長之失未必當時本語也

楚世家云莊王圍鄭鄭伯降楚羣臣曰王勿許莊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矣庸可絶乎遂許之平

此盖本於左氏也至鄭世家則云莊王曰所為伐伐不服也今已服尚何求乎二者果孰是

楚世家云莊王圍宋宋華元出告子反曰城中析骨而炊易子而食莊王曰誠哉言宋世家亦載王語云君子哉二者果孰是此類甚多不可殫紀也

史記載伍員父子語言本傳與世家參差不同或云此變文也予謂不然言出於一人之口書出於一人之手而自變其文人何以取信哉

晉世家云唐叔虞叔姓姬氏武王之子按周紀自有姓氏既云武王之子何必更言姓也且魯衛管蔡等世家類皆不著而此獨著何哉

晉世家云趙盾昆弟將軍趙穿灌夫傳云竇甫竇太后昆弟也未曉昆弟之義

宋世家云襄公及楚人戰于泓公曰君子不困人于阸不鼓不成列子魚曰如公言即奴事之耳又何戰為奴事字不似當時語蓋遷撰出者三傳初無此意也

抑其句法亦自不順凡尊奉其人則有曰師事父事兄事者鄙賤其人則有曰奴使奴親奴畜者上一字屬乎彼而已今此奴字以意則屬乎我以句法則屬乎彼豈非思之不審歟

孫武傳云吳王闔廬問曰子之十三篇吾盡觀之矣可以小試勒兵乎對曰可闔廬曰可試以婦人乎曰可於是許之出宮中美人此王問武而非武所請也何用許之字

老父相高祖曰君相貴不可言高祖乃謝曰誠如父言

不敢忘德此但其術可貴耳何德之有

漢封侯公為平國君匿弗肯復見曰此天下辯士所居

傾國故號為平國君子謂匿弗肯復見字當在號為

平國君下

高祖紀云稱劉季者在當時人可也而遷亦數稱之不

唯於文體為非而臣子之道亦不當爾也漢書正之

為是

高祖紀云父老皆曰平生所聞劉季諸珍恠當貴珍字不安漢書改爲竒是矣

太公家令云漢高雖子人主也是時未有高祖號劉子元辯之誠中其病漢書改爲皇帝是矣

陳平傳云平從攻韓王信于代至平城爲匈奴所圍七日不得食高帝用平竒計使單于閼氏圍以得開而其計秘世莫得聞桓譚應劭意其以漢有美女動之世或喜其說然吾觀韓王信傳云上出白登匈奴騎

圍之上乃使人厚遺閼氏閼氏乃說冐頓曰今得漢地猶不能居且兩主不相厄居七日胡騎稍引去漢出圍入平城救兵亦到胡騎遂解去匈奴傳畧同而又云冐頓與韓王信之將王黄趙利期而黄利兵不來疑其與漢有謀亦取閼氏之言乃解圍之一角信如此說則漢之所以動閼氏者止於重賂而胡騎之所以解去者又不專因閼氏之力也烏有所謂不傳之奇計哉其言反覆殆未足信

張敖傳云趙相貫髙等欲殺髙祖壁人栢人上過欲宿心動問縣名為何曰栢人栢人者迫於人也不宿而去予謂迫人之意本出髙祖非縣名本有此理又非史氏所當言則宜加上以二字漢書又去也字猶覺不圓

荆燕世家云荆王劉賈諸劉者不知其何屬諸劉字絶下不得其曰燕王劉澤諸劉遠屬則是矣

梁孝王世家云孝文帝有四男長子曰太子是為孝景

帝次子武次子參次子勝夫上既言男則子字皆贅

太子非名則曰字亦不安法當云其長景帝也次曰

其次曰某

淮南厲王長謀反名至長安丞相臣張蒼典客臣馮敬

行御史大夫事宗正臣逸廷尉臣賀備盜賊中尉臣

福昧死言云云制曰朕不忍致法於王其與列侯二

千石議臣蒼臣敬臣逸臣福臣賀昧死言云云夫稱

臣某等昧死言者當時所奏語史家輒爾書之無乃

不可乎遷固每每如是而後世亦或襲之竊所未喻

田仁傳云武帝時拜為司直數歲坐太子事時左丞相自將兵令司直田仁主閉守城門坐縱太子下吏誅死仁發兵長陵令車千秋上變仁仁族死陘城始但言坐太子事而復言坐縱太子誅死又言因千秋上變族死語意重疊昏晦甚矣遷之叙事此類尤多

田敬仲世家云齊宣王好文學之士自如鄒衍淳于髠之徒皆賜列第荀卿傳云自如孟子至于吁子世多

有其書自如二字連用不得十二諸侯表文用及如字尤不安也

儒林傳序云孟子荀卿之列咸遵夫子之業而潤色之列字不安

子胥傳云公子光令專諸龒剌吳王僚如何下龒字田横二客自剄髙帝聞之乃大驚以田横之客皆賢吾聞其餘尚五百人在海中使使召之至則聞田横死亦皆自殺予謂聞之乃大驚剌乃字吾聞其餘尚五

百人剩吾字

呂后紀云呂后祓還過軹道見物如蒼犬據高后掖呂后髙后似是兩人但云據其掖可矣丁公窘髙祖彭城西沛公顧曰兩賢豈相阨哉方言髙祖遽曰沛公此亦同病也

留侯世家記圯上老父事云良因怪之跪曰諾劉貢父漢書刋誤以為怪字合在因上此固是矣然漢書之文本緣史記且其下又有云良因異之者則非獨孟

堅之誤也

張良贊曰余以為其人計魁梧奇偉至見其圖狀貌乃如婦人好女蓋孔子曰以貌取人失之子羽留侯亦云以為字與計字相窒留侯亦云上當有余於二字

留侯世家云留侯性多病多病何關性事

韓信傳贊云假令韓信學道謙讓不伐已功不矜其能則庶幾哉於漢家勳比周名太公之徒後世血食矣假令字下不得哉字亦不便於文勢

呂后紀孝惠為人仁弱髙祖以為不類我常欲廢太子立戚姬子如意如意類我再言如意類我於文為複且我字不順去之可也

蕭何傳云益封何二千户以帝嘗繇咸陽時何送我獨嬴奉錢二也我字悖

文帝聞馮唐言歎曰吾獨不得廉頗李牧時為將時字甚悖

伍被諫淮南王王於是氣怨結而不揚涕滿匡而横流

其詞不典殆似古賦豈史氏實錄之體哉

衛綰傳云建元年中以景帝疾時諸官囚多坐不辜者

而君不任職免之君字悖

禮書首云太史公曰洋洋美德乎宰制萬物役使羣衆

豈人力也哉洋洋美德孰遽知其為禮邃文無首尾

每如此

律書贊太史公曰故璇璣玉衡以齊七政按故字自是

因上接下之辭首句如何便用得

石奮傳云子孫勝冠者在側雖然燕居必冠申申如也

僮僕訢訢如也唯謹其執喪哀戚甚悼唯謹甚悼字

俱不安

范睢傳云魏聞秦且東伐韓魏魏使須賈於秦多一魏

字又云穰侯為秦將欲越韓魏而伐齊欲以廣其陶

封多一欲字

藺相如請王齋五日乃上璧秦王度之終不可彊奪遂

許齋五日多却之字

留侯世家云劉敬說高帝曰都關中多却曰字左右大臣多勸上都雒陽雒陽東有成臯西有殽黽却少一曰字

袁盎贊曰時以變易及矣吳楚一說說雖行哉然復不遂上三句語意不接亦不成語

韓信傳云此所謂驅市人而戰之之字不安

趙堯薦周昌曰其人有堅忍質直何用有字

燕太子請荊軻曰日已盡矣荊卿豈有意哉范睢傳云

須賈問范雎曰今吾事之去留在張君孺子豈有客習於桐君者哉婁敬說高帝曰陛下都雒陽豈欲與周室比隆哉哉字皆不安作乎可也

范蠡傳載楚王之言曰寡人雖不德耳奈何以朱公之子故而施惠乎耳字不安去之可也

荆軻傳云軻雖游於酒人乎乎字尤乖

灌夫傳云諸公莫弗稱之莫弗字不成語

楚昭王病甚讓其弟公子閭為王五讓乃後許乃後不

成語

趙世家云智伯與趙韓魏共分其范中行故地多其字

田完世家云田乞事齊景公為大夫其收賦稅於民以小斗受之其粟予民以大斗多粟字

循吏傳序云網漏於吞舟之魚多却於字

范雎傳云散家財物盡以報所嘗困戹者所嘗字不安

李斯出獄與其中子俱執遂父子相哭此而夷三族此而不成語

李斯贊曰人皆以斯極忠而被五刑死察其本乃與俗
議之異之字極難下
蒙恬自責曰塹萬餘里此其中不能無絶地脉哉不字
當作豈
高祖令張良獻白璧玉斗于項羽范增張良曰謹諾謹
字道不得
高祖紀云老父相魯元公主亦皆貴皆字不安
武涉說韓信足下雖自以與漢王為厚交為之盡力用

兵終爲之所禽矣之所二字當去其一又云足下所以得須臾至今者以項王尚存也須臾字亦道不過孫叔敖問市令市亂事曰如此幾何頃乎市令曰三月矣頃字道不得

田橫曰吾烹人之兄與其弟併肩而事其主縱彼畏天子之詔不敢動我我獨不媿于心乎人字與弟字相窒當云烹人之兄而與之併肩事主或云烹人而與其弟併肩事主則可矣

燕世家云齊湣王謂燕太子平曰雖然則唯太子所以令之則字下不得

項羽對項梁云劍一人敵不足學學萬人敵此句不圓漢書加耳字是也

陸賈謂陳平曰天下雖有變即權不分即當作而

項籍見始皇曰彼可取而代也梁掩其口毋妄言族矣其語不圓

趙禹傳云今上時禹以刀筆吏積勞稍遷為御史時字

不安

申屠嘉傳云高帝時大臣又皆多死皆多二字不可連

用嘉對文帝責鄧通上曰君勿言吾私之罷朝坐府

中嘉為檄召鄧通此語法不順若言闕府檄召

中嘉為檄召鄧通

也

聶政曰嚴仲子奉百金為親壽我雖不受然是者徒深

知政也然是字不成語

屈原傳秦昭王欲與懷王會懷王稚子勸王行奈何絶

秦歡少曰字

荆軻傳田光謂燕太子曰太子聞光盛壯之時不知臣精已亡矣雖然臣不足以圖國事所善荆卿可使也

雖然字悖

王温舒傳為廣平都尉擇郡中豪敢以為爪牙督盗賊以其故齊趙之郊盗賊不敢近廣平多其字

史記太史公自序云民皆本多巧奸軌弄法善人不能化唯一切嚴削為能齊之作酷吏傳夫事人君能主

耳目和主顏色而獲親近非獨色愛能亦各有所長作佞倖傳夫酷吏佞倖類皆小人史之立傳大抵著其罪惡以為世戒而遷獨有取於此等然則是非之謬豈特游俠貨殖之論哉

自序云嘉尚父之謀作齊世家嘉旦金縢作魯世家其序燕云嘉甘棠之詩其序衛云嘉被康誥序宋則云嘉微子問大師序晉則云嘉文公錫圭鬯此類甚多夫史書實錄也事所當記善惡必存豈因嘉一事而

後作乎大抵諸序傳皆不足觀删之可也

呂氏大事記云太史公於夏紀則稱孔子正夏時於殷紀則稱孔子善殷輅聖人損益四代之大意不可謂不畧窺之矣予謂遷特因孔子之言而猥引之耳既非已見又不能别有發明而呂氏遽以為知損益之意何遽過譽之甚也

大事記史記文帝紀多載詔書至景帝紀則皆不載盖以為不足載也其旨微矣予謂史書實録也詔誥一

時之大事縱使帝之所行不能副其言豈容悉沒之乎此自遷之私憤而呂氏深取之遂以判班馬之才識予未敢知也

班固譏遷論游俠述貨殖之非世稱其當而秦少游辨之以為遷被腐刑家貧不能自贖而交游莫救故發憤而云此誠得其本意然信史將為法于萬世非一己之書也豈所以發其私憤者哉

滹南集卷十九